



XIAOBULAOHUGUSHI

小布老虎

故事



- 小济公传/孙幼军
- 栗子鼠/安武林
- 关于王子和公主的新故事/董卓尔
- 看见母亲/朱 瑛
- 新生“鲜”事多/王淑芬
- 男生熊小雄和女生蒙小萌/孙卫卫
- 芝麻巨人/肖定丽

4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小布老虎故事

4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布老虎故事④/安武林等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1

ISBN 7-5313-2659-0

I. 小… II. 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7276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小布老虎俱乐部热线: 024—81060686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工作室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	印张: 5 插页: 2
字数: 115 千字	印数: 1—20 000 册
2004 年 1 月第 1 版	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: 单瑛琪 于文慧	责任校对: 白光
封面设计: 冯少玲	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9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小布老虎译丛

XIAOBULAOHUYICONG



XIAO BU LAO HU GU SHI



小布老虎故事

目录

小济公传	孙幼军/1
栗子鼠	安武林/24
关于王子和公主的新故事	董卓尔/53
看见母亲	朱 瑛/70
新生“鲜”事多	王淑芬/76
男生熊小雄和女生蒙小萌	孙卫卫/110
芝麻巨人	肖定丽/122



● 孙幼军

小济公传

秃子三寻知心友 彭元初惩利爪鹰

老人就开始传授绝技。老人倾注心血，言传身教；彭元凝神聆听，边学边演。也是这孩子天资禀赋极好，学了一两日就见功夫。至于老人教了他些什么功夫，日后自见分晓，也不需在这里多费笔墨。

小女童虽然顽皮，对他们却热心相助，见他们练得饿了就端来饭菜，练得渴了就捧上鲜桃。不过她背着爷爷，仍不时地对彭元恶作剧。老人何尝不知？只是装聋作哑，再干涉，以为这样正可以难难彭元，试他应付的能力。起初的

三四天小姑娘还占上风，以后就觉得对付彭元吃力，有时斗得急了，改了笑咪咪模样，满脸娇嗔，竟用些狠辣招数去治彭元。再过两日，她却从心眼儿里佩服彭元，亲昵地称他“小元哥哥”了。

转眼间十日过去，彭元拜别老爷爷下山。

离别这日，老爷爷谈笑风生，一如既往；小女童却默然不语，大失常态，因要失了个玩耍的同伴，心中难过。老人抚了她的头叹息：

“也是你还不具仙骨，将来难免要去尘世上走一遭！”

两人送着彭元，沿花径来到他进来时的石洞口，彭元看



学生：看你愁眉苦脸的，有什么事儿吗？

时，不见了那小石洞，石壁上却多出个很大的石门。小女童将自己的花篮递与彭元，说道：

“里边是我新摘的桃子，就带回去慢慢地吃。也可以让你的好朋友尝尝鲜，只是记住：千万别给那心术不正的人吃。这桃子吃一个就增加千百斤力气，坏人吃了倒会去欺负别人。这花篮里还有一串铜钱，是我早时攒下的，我也没什么用，你就拿去，当花的时候再花……”

老人捻着白须呵呵笑：“有这许多啰嗦！他须比你晓事。”

彭元谢过师妹，接了花篮，笑着说：“这篮子正好讨饭用，只是委屈它了！”说得小妮子也笑了。

老人替他拉开石门，彭元又拜过老爷爷，走出洞去，觉得石门在背后关了。

石洞里极黑，彭元在里头却明察秋毫，径直朝前走去。那洞比来时又长出几倍，走了多时才到尽头。尽头处也是个极大的石门，推开门看，人声喧嚣，车水马龙，原来是个闹市。走出石门再回首观看，哪里是出了石门，竟是进了涌金城门，到达临安城内了！彭元微微一笑：

“爷爷又弄玄虚！”

看看天色，是正午时分，彭元心急，也不停步，直奔小河上的花子桥。



小秃子此刻正躺在桥下，奄奄一息。你道是什么缘故？

原来秃子那天和彭元分手时心中欢喜，知道他父亲原是在京城做大官的，他父亲的好朋友自然也是个大官，“此番我小元哥哥前去，借给他的钱定不会少。就算给利爪鹰献上那一百文他还要盘剥，每日送只烧鸡、打一壶酒算得了什么？小元哥哥还说，拿来钱要请我去吃一顿好饭菜呢！”想到这里，心中越发快活。

秃子上午自去觅食，讨得饭食，自己将稀溜溜的喝了，却将人家给的半个大肉包子给彭元留下。留到中午，不见小元回来，自己好笑：小元哥哥到了大官家里，必是好饭好菜招待，留半个包子，没的招他笑。想着，自己将半个包子塞进嘴里。

不料等到下午，仍不见彭

元影子，秃子有些着急了，莫非人家不肯借钱给他？纵然钱借不到，人也总该回来呀！是不是借不到钱，自己没有脸面回来了呢？这样一想，秃子心中十分难过，此时倒也不曾想到利爪鹰会将账算到自己头上，只是害怕失去了这个知心好友。

秃子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街上跑了一气，又两次回到桥下去看，依然没有彭元的踪影。

到了天擦黑，秃子心焦，跑到石牌楼下，想看看大将军是否候在那里，倘他不在，或者彭元已将鸡、酒送去了。

他在远处就探头探脑地张望，却见利爪鹰脸色阴沉地倚在牌楼的石礅上。看这光景，彭元多半还没有将烧鸡送去。秃子站住，想了想，也不敢上去问，想转身溜掉。不想利爪鹰眼尖，早远远地看见秃子躲



在人群里窥探，他竖起食指勾了勾，意思是让秃子过去。秃子哪里敢违拗，乖乖地走了过去。

利爪鹰见秃子走近，先跳上去打了他一个很响的耳光，打完了才问：

“你招引来的那个小子在哪里？大将军在这里候了半个时辰不见他，二爷这才专来这里教训他，他却胆敢让二爷也等半个时辰！”

秃子捂着腮帮子，赔着笑脸说：“二爷息怒！你老人家讲的可是彭元吧？他早晨说是去他父亲一个好朋友家借钱，借来钱好孝敬二爷。他去找的人是个大官儿，银子多的是！他定然会拿好大的肥鸡来，想必即刻就要赶到啦！”

利爪鹰哼了一声说：“我见他细皮嫩肉的，说话也文绉绉，想是有地方弄银子去。这两天看看又不像了。我让这小

子在我碗里头吃饭，可都是看在你面上。明天他若照规矩来孝敬我还罢了，如若还不来，我灭了你！”

秃子诺诺连声，回到桥下去。一夜不见彭元回来，到了第二日，还是未见他踪影。秃子也没弄到鸡，晚上独个不敢去石牌楼，也没敢回到桥下去睡觉，怕的是利爪鹰派大将军寻到那里去抓他。

第三日上午，秃子已等得无望，猛然醒悟：我那彭元小哥哥自小娇生惯养，哪里受过这般苦楚！定是钱没有借到，一时无路可走，跳了河了！

秃子这样一想，心急如焚，不知不觉就奔向小河。他从小河的南端直走到北头儿，眼睛一直不离河面，只看小元哥哥漂上来没有。秃子一边走一边流泪，嘴里还念叨着：

“哥哥，哥哥，是我害了你！我要是不劝你跟我一起讨



饭,你怎么会去见二爷?要是不去见二爷,何至于让他把钱都讹了去?何至于被逼着天天给他送鸡送酒?不逼你送鸡送酒,你又何至于跳河自尽?……”

寻了一路,哭了一路,回到花子桥,秃子想起晚上的账,想想也没别的办法,又溜进一家小饭馆去做手脚。也是时运不济,鸡刚捞到手里就被伙计看见了。掌柜的一声令下,两个伙计揪住秃子就是一通臭打。

到了次日,就是彭元走后的第四日,秃子浑身疼痛,却又觉饥火烧着比疼痛更难忍耐,挣扎着上了街,想讨些吃的,不料到了街上,碰到了大将军刘七。大将军照着利爪鹰吩咐,正寻彭元和秃子。他将秃子引到僻静处,狠揍了一顿。大将军胳膊粗拳头大,秃子吃了这顿打,再无法动转。亏得同住在花子桥下的刘大

狗,就是那个向彭元讨钱的,将他背了回去。

秃子浑身是伤,又加上思念彭元,病得再也不能爬起。靠着大狗等几个花子弄些吃的给他,才有一口气在,但已经昏昏沉沉,眼看就要不行了。

却说彭元回来,飞奔到桥下看,见秃子独自躺在那里,双目紧闭,肚子上盖着一片草席,瘦得只一张薄皮包着骨头。彭元上去摸摸,秃子的手脚冰凉,叫他,秃子哼了一声,却一动也不动,眼睛也不睁开。彭元又叫几声,秃子勉强撑开眼皮,见是彭元,眼睛突然睁大,嘴里断断续续说:

“你果然……也在这地方!我就知道……知道你跳河了!”

彭元问:“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呢?”

学生:然后呢?



秃子说：“阴曹地府噢！你……死得冤！我……我也死得冤！”

彭元说：“你放心，咱俩都活着呢！我回来啦，还给你带回好吃的，吃下去，你的病就好啦！”说着，取出花篮，掏出个大桃子来，吹去上面的毛儿，放到秃子嘴上。

秃子忽然闻到一阵清香，张嘴就是一口。这一口咬破桃皮，桃汁直流进他嘴里，只听他喉咙里“咕咚咕咚”一阵响。

这大桃子果然神奇，才吃下半个去，秃子就有了精神。他叫一声：

“我就知道你借钱来啦！钱借得还不少。要不，买得起这么大的桃子？这样的桃子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呢！”

彭元笑道：“就先吃吧，吃完了再说！”

秃子说：“对了，先不

说，先吃！怎么这时候会有桃子呢？这么大的桃子，一个得多少钱！”

彭元说：“不是买的。你就吃吧！”

秃子说：“不是买的，准是偷的了。以后，这种事你还是让我去干。万一叫人家抓住就得吃一顿好打。你又会这一手儿，何苦去……”

彭元见他唠叨不休，把他吃一半的桃子塞到他嘴上，秃子这才贪馋地将这半个也吃下。

一个桃子吃完，秃子一骨碌爬起来说：“走，咱们这就给二爷送钱去！”

彭元说：“忙什么，还早着哪！”

秃子问：“你怎么去了这么些天？”

彭元说：“我父亲的那位好友，定要多留我住几天。我见他家吃得那么好，心说：多



住几日就多住几日吧!”

秃子说：“你怎么把我给忘了?”

彭元说：“就是啊，我直到离开他家时才想起，哎哟，我住了这么些天，把我秃子兄弟都忘了，这是怎么话儿说的!”

秃子说：“这也没什么，下回想着我就是了。再借钱去，连我一起带着，让我也跟着吃几天好饭。”

彭元问起他走后的事，秃子一一说了。受了那许多苦，竟无半句怨言，彭元心中无限感慨。

彭元知那大桃子下肚，当时虽饱，过了一刻更想东西吃，便拉了秃子到街上去。两个刚走到热闹所在，一把铁钳般的大手抓住彭元肩头。彭元回头看，两只深陷的黄眼珠儿正瞪着他，却是利爪鹰魏志。利爪鹰朝四下里看看，松开手

说：

“你跟我来!”

秃子见这光景，脸色顿时变得焦黄，听得彭元对他说：

“秃子你先回去吧!”

秃子不肯丢下彭元，见利爪鹰领着彭元走，他也随后跟着，只是心吓得“咚咚”地乱跳。

利爪鹰将彭元带进一条死胡同，正是前次拜师时的盈福巷。他四顾无人，一把扯住彭元的耳朵。彭元“哎哟哎哟”大叫。利爪鹰低吼：

“再叫，我灭了你!”

彭元不敢再叫，只是哼。秃子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央告说：

“二爷饶他!他正要买鸡给二爷送去!”

利爪鹰说：“我今日偏不要鸡!”扭头对彭元说：“你把你从高官那里借的钱，统统与我拿出来!”



室友：他们寄来了一盏学习灯!

彭元叫道：“哎哟，疼……疼……我没借到钱……”

利爪鹰说：“再跟我耍花招，我把你这只耳朵撕下来下酒！”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另一只手在彭元身上搜，见他身上分文皆无，便把手伸向他提的小篮子。

彭元大叫：“那篮子掏不得！不然你就没命啦……”

利爪鹰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，我偏要掏！”

话还未毕，利爪鹰已将枯瘦的手伸进篮口。

只听得“哇”的一声大叫；利爪鹰又猛地将手缩回，再看时，这只“利爪”上多了两个小洞，正渗出殷红的血来。

利爪鹰头上顿时冒出冷汗，疼得“哎哟哎哟”怪叫起来。彭元揉着耳朵，愁眉苦脸地说：

“我去山上抓了一条扁头

风装进篮子里，原想让它活着，卖个好价钱，去给你买烧鸡吃。我告诉二爷不能掏，二爷偏要掏，这可怎么办哪！”

扁头风这种蛇是极毒的，利爪鹰一听，如何不急？彭元偏偏站着不动，一个劲儿在那里唠叨：

“我抓时一个老汉就劝我：抓不得的！这种扁头风又不比一般的，它尾巴上有三个白点子，叫做‘三星扁头风’，但咬了人，毒随血行，行到心上就得死。我说，‘老伯您有所不知，咬死我我也得抓呀，我得给我们二爷买烧鸡吃。我借钱没有借到，再不抓蛇，我拿什么去换钱买鸡呢？’也没想到，这扁头风没咬我，倒把二爷给咬了。照那老汉说的，这毒怕是随着血，已经行到二爷的臂上啦！”

利爪鹰一听，捏住胳膊“哎哟哎哟”叫着，一屁股坐



到地上。彭元还唠叨：

“这让我们瞧着，心里头是多么着急！万一二爷毒血攻心死了，我们弄着烧鸡，给谁送去呢？唉，这时节，毒血怕是已经行到二爷肩上啦！”

利爪鹰听着这话不对：怎么愁起烧鸡没人吃了？可是一听到“毒血流到肩上”，果然肩上立即疼入骨髓，只疼得他倒了下去，满地打滚儿。

秃子在一旁看着，一会儿纳闷，一会儿庆幸，一会儿担心，一会儿又着急。彭元那小篮子里原先是塞着个大桃儿的。他亲眼看见彭元将大桃子掏出来，给自己吃了，怎么那里头还会同时装着一扁头风？要是没那个大桃子，扁头风盘成一团，或许能勉强挤在那小篮子里，可是有个大桃子，它到哪儿呆着去呢？要是这条扁头风小，跟条蚯蚓似的，也还说得通，可就凭利爪

鹰手背上那两个血洞的距离，这条扁头风就小不了！所以，秃子觉得纳闷。为什么庆幸？刚才在来时的路上，他瞄了小篮子一眼，那里头像是还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看不清。他心里头痒痒，老想伸手进去摸摸。还好，他忍住了，要不然，这会儿躺在地上打滚儿的可就不是利爪鹰，而是他秃子了！为什么担心呢？唉，你彭元今天这个娄子捅大了！你的扁头风咬着谁不好？偏咬着利爪鹰！利爪鹰是什么人？只要他不疼死，你小元就别想再有活路了！就算咱们趁他疼得打滚儿的时候跑了，躲得过初一，你还躲得过十五？利爪鹰迟早得把你灭了！

这么一想，着急就占了上风，秃子站在一旁直搓手，也不知应该搀扶着利爪鹰去找郎中，还是应该趁着利爪鹰没法儿追，赶紧拉着彭元逃之夭



天。

再看他小元哥哥，反倒不像刚才那样哭丧着脸，他站在那儿乐呢！一边乐，一边嘴里还念叨：“毒血快流到你心上了。我看你也活不过半个时辰！要不，我把弟兄们都找来？你看看有什么要嘱咐的话，趁着还有一口气儿，赶紧跟大伙儿说说！”

别看利爪鹰一边打滚儿一边嗷嗷叫唤，彭元的话他可一字一句，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此刻一听这话，利爪鹰凉了半截



儿，忍不住哇哇地喊叫起“救命”来。

彭元说：“要说‘救命’呢，我这儿倒带着点儿救命的蛇药……”

秃子心说：敢情还带着蛇药！你今天这是成心拿着扁头风咬人来了！

利爪鹰可没这么想。他一听说有蛇药，竟忍着剧疼冲彭元磕起头来，嘴里叫着：

“你救救我，唉哟，救救我！救活我，我永世不忘你的大恩大德！唉哟！唉哟哟！……”

彭元说：“这个我可得好好想想。是我的蛇咬了你，把你救活了，你还不跟我算账啊？”

利爪鹰唉哟唉哟叫着说：“你不让我掏，哎哟！我非掏不可……唉哟！是我罪有应得……”

彭元点头：“总算明白点儿了！但有一桩，我得先说



下：我这药是专治好人的。凡是那些心狠手辣，平日里靠着吸别人血过舒服日子的，怕是吃下去也没什么用处！”

旁观者清。小秃子在一旁心中明白：要么你的药不灵，但凡药灵，也没听说过好人吃了管用，向别人要烧鸡的人吃了就不管用。再看利爪鹰磕完头又满地打滚儿地叫唤起来，他有些心中不忍了。虽说利爪鹰心狠手辣，张口就是“我灭了你”，倒也没见他灭过谁。今天要是药不给他，让他就这么毒气攻心死了，也就太过了些。想到这里，秃子发了话：

“要是以后你真改了呢，这药也许就管用！”

这话像给利爪鹰讲情，又像帮彭元敲边鼓。彭元心里一乐，想不到小秃子还有这么一手儿。他顺水推舟，问利爪鹰：

“你说呢？”

利爪鹰又咚咚地磕起头来：“我改，我改，我真改，唉哟哟，我真改呀！”

彭元说：“就是真想改，这药也未必就灵，也是你过去作恶太多！今天就看在我秃子兄弟面上，姑且一试吧！”

说着，他把手伸进小篮子，掏出一个纸包来。看来这条扁头风是专门训练了咬别人的，要不，怎么他伸手就不咬？彭元把纸包打开，利爪鹰立即爬过来，歪起头，张开嘴。彭元把干药面子撒进他嘴里，也没有水往下送，利爪鹰呛得直咳嗽。咳嗽了一阵子，他依旧“唉哟唉哟”地在地上翻跟头。彭元说：

“要是你以后真能改呢，今天也许就死不了；要是你今天死了呢，你也就活不成了。”

秃子听着前一句还像那么回事，后一句整个儿的是句废



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有一个既真诚又聪明的朋友更贵
的了。

015503号会员 宋玲肖

话。又见彭元转身问他：

“秃子你饿不饿？我反正饿了，得弄点儿吃的去！”

说着，转身就朝小巷外边走。

明摆着那药不管事儿，他想溜。利爪鹰一顿闹腾，巷子里已招来好几个人，都围着看。秃子心说：我要是不饿，光你一个人饿，今天这场人命官司就得我独自去打了！他连忙说：

“我也饿了，走，咱们弄东西吃去！”

说完，他紧跟上彭元，一溜烟走了。

第七回

惩恶人 巧用搬酒术

慰好友 欢宴聚仙楼

走上大街，秃子回头看看，见无人追赶，问彭元说：

“要是二爷真死了，如何是好？”

彭元说：“他死了，与我什么相干！”

秃子说：“须是你的扁头风咬了他！”

彭元笑起来：“我篮子里哪里有什么扁头风。不过是篮子上翘着的竹篾断头儿扎了他手！”

秃子说：“分明是并排的两个血洞……”

彭元说：“那就是两根竹篾断头儿扎的了。”

秃子仍然不解：“竹篾扎了，怎么会疼成那般模样？”

彭元说：“也是他一向欺压众弟兄。凡作恶多的，竹篾扎了就是这般模样！”

秃子料问也问不清，点点头说：“这就是了。只怕等他好了，要来跟我们算账的。”

彭元说：“那我还拿扁头风咬他！”说得秃子也笑了。彭元又说：

“我走时曾说回来要请你

